

出雲

洪
靈



創 作 叢 書

氣 力 出 賣 者

洪 靈 菲 著

上 海

樂 華 圖 書 公 司

1 9 3 0



1930, 2, 1, 付 排

1930, 3, 1, 出 版

初 版 1 — 1500 册

版 權 所 有

每 册 實 價 大 洋 四 角

上 海 樂 華 圖 書 公 司 發 行

四 馬 路 五 四 九 — 五 五 〇 號

目 次

- 一 金章老姆
- 二 氣力的出賣者（一封信）
- 三 考試
- 四 柿園
- 五 愛情
- 六 里巷

金章老姆

金章老姆近來好像發瘋，碰到人便這樣詢問着：

“你這位阿兄，可知道我的兒子那個時候才要回來呢？我的兒子是個好兒子，但他到‘番邦’去已經三十多年了，錢銀信息是一點也沒有寄來的。現在我的年紀是這樣老了，快要死了，他再不回來，是不能見面了。”

跟着，她便會纏住人家訴說着她的兒子的歷史，不管人家到底願意不願意聽。

“何以見得我的兒子是一個好兒子呢？”金章老姆扭動着她的沒有牙齒的嘴巴，很吃力地解釋着。“他是一出母胎便怪聽話的。在他未出母胎之前，他的父親已經死了。他的父親是替富人守更，給盜賊用刀砍死的。菩薩保佑他，他死得多麼慘啊！他的頭顱都被砍出來了！哎喲，沒有錢的人們，生命是連豬狗也比不上啊！”

“我的兒子出娘胎了。我一面耕種田地，一面養育着他。他很乖，鎮日躺在眠床的角落裏，不敢哭，好像知道他已經沒有父親，他的母親是沒有閒工夫來撫抱他似的。有時，他偶而哭了一哭，我便這樣叱着他說：‘你這小絕種，你敢哭！你哭我便把你丟到暗溝裏去！’他的兩隻小眼睛望了望我，扁了扁一下小嘴巴，便真的不哭了！唉唉！我的兒子真是一個可愛的兒子哩！”

“他三歲的時候，害了一場重病，幾乎死了。有一天，晚上，哎喲，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晚上啊！那

天晚上，是刮大風的，天邊不停地閃着電光。雷聲時不時地響着。我抱着我的負病的孩子，坐在一隻矮櫈上，在煮藥給他吃。那時，我忽而聽見門邊響了一下，我的心裏便震了一震。待到我回頭一看，哎喲，老天爺，我可嚇死了！呀，不偏不歪，正對着門那邊，站立着一個血淋淋的大漢，把他的被砍斷的頭顱持在他的手上。他正是我的丈夫啊！”

“他站立着，一點也不動，除開時不時用手試去把他的頭顱安置在他的頸上而外。他有了一種呆板的神氣，就和他在生時一樣。他一定是很悲傷的啊，我看見他的被砍斷了的頭顱上面的兩隻圓大的眼睛滿溢着淚水。但這只是一瞬間的事情，在我還沒有定神之前，他已經走到我的身邊來。哎喲，他忽而變得多麼可怕啊，他像野獸一般的用着他的有力的手來搶奪着我的嬰孩。即刻間，我是被激怒了。我忘記了恐怖，我用着更大的力量把他推開去。我這樣地罵他：”

“你這發昏的死鬼！你自己死了還不算，難道還要把你的兒子弄死嗎？你真是發昏！我們只有這一點血脈！他要是死了，我們便‘絕種’了！你這沒有眼睛的死鬼！不得‘超生’的死鬼！”

“‘便讓他‘絕種’好了，他便長大起來，也還不過是一個更夫，盜賊又會來把他的腦袋割去了！窮人們，遲早是要‘絕種’的！……’他憤怒地這樣答復着我。”

“自然，這只是一場夢。菩薩保佑！當我醒來的時候，我的兒子還在我的懷裏安穩地躺着呢！哎喲，天王爺，我那時候一面哭一面用手撫摸着我的寶寶，我的血脈！他望着我笑了笑便又熟睡着。他真是一個可愛的乖兒子呢！”金章老姆說到這些地方，臉上時常溢着安慰的微笑，昏花的老眼也閃射着一種年青時代的光輝。但當那個聽他這種不重要的敘述的客人覺得厭倦了，想開步走的時候，她老是一把挽着他，用着央求的語氣說：

“不忙，你這位阿兄，你再聽我講幾句話吧。真的，我的兒子是個好兒子。自從害那場病後便‘過運’了。他一年一年地長大起來。身子又胖，又強壯。五六歲的時候，‘耙豬屎’，‘牽牛’，‘挽草’，‘踏車’……他是什麼功課都會做，而且做得很好了。哎喲，你沒有看過他。倘若你看過他，一定會稱讚他是個聰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是的，他是個聰明的孩子。他在十歲的時候，到書齋（即私塾）裏唸書去，先生說他是很聰明的。有一回，先生還當着許多學生面前誇獎着他，說他要是好好地多唸幾年書，一定會上進的。

“但是，我們是太窮的，什麼上進不上進，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。我給我的兒子唸書，只希望他認得幾個字，當我們賣豬或者有了其他買賣的時候曉得看一看數目便夠了。我們窮苦的人們只要不餓死便夠了，我們是不應該希望有什麼出頭的日子啊！”金章老姆說到這些地方，語氣時常特別不

得堅定。她憑着她活了幾十年的經驗，眼見得窮苦的人們只配做牛做馬，誰也沒有出過頭的。

“是的，”她繼續着。“我們應該曉得我們的‘本份’，第二年，當我的兒子十一歲的時候，我便叫我的兒子出來做着各種田園上的工作。那時候，我的兒子是多麼壯健而且活潑啊。他鎮日跳來跳去像一個小鬼一般，他永遠不會喊着疲倦，永遠不需要休息。雖然他的年紀是這樣輕，可是他已經是我的很好的幫手了。”

“我記得，那時候，書齋裏的先生還曾使阿豬叔來問我說：‘金章嫂，你怎麼不讓你的兒子讀書呢？’先生說，你的兒子是格外聰明，再讀下去，一定是有了‘上進’的希望。你不讓他讀下去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我那時只笑了一笑說：‘你這位阿叔，真是發癡了。我們應該吃飯。我們的兒子應該多做一點工。我們窮苦的人們事事都要腳踏實地。我們不應該做夢。上進，上進，這不是我們窮苦的人們所

應該管的事情啊！’真的，書齋裏的先生們因為天天對住書本子，所以他們是格外容易做夢的啊！”

“我們做了人家的田佃，領着幾畝地田園，一年一年地耕種下去。世上沒有什麼旁的東西比較田園更加靠得住的。我們無論在田園上種下什麼東西，牠便會‘發’出什麼東西來，一點兒也不會錯誤，一點兒也不會令我們失望的。我們種粟，牠便會‘發’出粟來；我們種番薯，牠便會‘發’出番薯來。我們勞苦，我們把我們的汗都流灌在田園上面，於是，我們得到報酬。這是多麼穩當而且可靠的工作啊。”

“雖然我是一個寡婦，但我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憂愁。我要誇張地說，那時候，我是在過着快樂的日子的。那時候，我自己是健康的，我的兒子也是健康的，一切田園上的景物也都是健康的。我們靠着我們的強有力的臂膀，做着我們自己的工，吃着我們自己的飯，對着欣欣向榮的田園上的稼穡，

我們發着得意的微笑。我們雖然永遠不會出頭，雖然永遠是渺小，但我們是多麼快樂啊！”

“可是，我們是太窮了。無論我們怎樣拚命地工作，無論我們怎樣地節儉，我們終歸是太窮的。我的兒子一年一年地長大起來，他已經完全變成一個‘大人’了。他需要一個女人來做他的老婆了。但是，‘世上有了白來豬，白來羊，從沒有白來婆娘’啊！要老婆，便得出銀子。我們那裏有銀子呢？我們一向便是這樣窮的。我們的‘三祖六代’都是窮苦的啊。”

“我的兒子是個好兒子，真的，他真是一個好兒子啊！他的年歲一年一年地增加起來，有許多年紀比他還輕的都討了老婆，他們的老婆都叫着我的兒子做‘伯伯’了，他仍然沒有成家。但他並不埋怨，也不嘆息。他好像忘記着男人到了年紀長成，便應該討一個女人來做老婆這回事情似的。……可是，他漸漸地對於田園上的一切工作都懷疑起來，

愾愾起來了。他的脾氣漸漸地變得不好，有時他亂鞭打着那隻爲我們做了許多工作的水牛，使牠哀鳴着。有時，他却憤憤地把他的鋤頭丟擲着，喃喃地鳴不平說：「讓鬼怪把你拿去罷。我已經不願意耕作了！」唉，天王爺，我的兒子的確是個好兒子，可是因爲沒有討得老婆，他的脾氣便一天一天地變壞了。我能夠埋怨他嗎？不！我應該埋怨我自己太沒有本事，埋怨我們的父祖沒有絲毫積蓄留下來給我們啊！」金章老姆說到這裏，時常搖搖着頭，嘆着氣，用着探詢的眼光在望着站在她面前聽她說故事的人客。倘若那位聽故事者對她點一點頭，稍爲表示一些讚同的意思，金章老姆便似乎得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安慰，臉上即時現出一段淒寂的微笑。

“老天爺，事情是越變越糟了！”金章老姆在停息了一會之後，便又繼續下去。“我的兒子像中了魔似的越變越奇怪了。當田園上工作十分忙碌的

時候，他老是走到大樹下去躺着，安閒地乘受着涼風，口裏在吁吁啊啊地亂唱着。這使我格外受氣。我們窮苦的人們要無終止地做着工才是我們的本份。我們應該多多地流汗，偷懶和享福是有錢人的事情啊，”因此，有一天，當他正在大樹下躺着的時候，我不聲不響地走到他身邊去，用着鋤頭柄打着他的大腿，這樣叱罵着他：‘你這絕種仔，你一定是發昏了！你一點工作也不做，是不是要讓我們餓死呢？’

“他望了望我，對於這意外的一擊似乎完全不介意似地說：‘餓死便讓他餓死好了，你不要來管我吧！’哎喲，天王爺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世上那裏有人肯讓他餓死，我的兒子一定是發瘋了。但在我責罵他之前，他開始在抗辯着：‘老實說，我不願意再耕種下去了，這是愚蠢的鬼所做的事情。老是這樣耕種着，出息是一點也沒有的。……告訴你，因為你是愚蠢的，所以你願意過着這樣牛馬一般的生

活。你‘種作’着，‘種作’着，讓別人來把你的收穫的大半，安閒地拿去，讓你永遠地貧窮着，飢餓着，這是什麼鬼的道理呢！我曾經和你一樣愚蠢，曾經跟着你做了不少的愚蠢的工作。但現在我是覺醒過來，我願意拋開這樣的鬼工作。我願意到遠遠的天邊去，我願意到那兒去出着我的血汗，賺着我的錢。我將在那兒成家立業。我將讓你到那兒去享福。……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，我比你懂得更多的事情。我從許多人的口裏聽到‘番邦’的情形了。在那兒可以做着各式各樣的生意，只要伸直手便可以拿到錢來。而且，聽說，那兒有着許多大山大嶺，裏面盡是金銀財寶。那兒又有着奇怪的鱷魚，有着圍着紗籠的女人，有着法術高強的和尙。……那兒有着這裏所沒有的一切呢！……我已經是決定了，我要到那兒去。我不願意再耕種下去了！……’

“那時候，我禁不住地哭起來了。我不忍再罵

我的兒子。我的兒子是個很好的兒子呢。我不能夠阻止他到番邦去。我希望我的兒子的說話是真的；我希望他能夠發達起來，我希望他到番邦去，能夠討得一個老婆，成家立業起來。……但同時，我却覺得異常傷心，我不忍讓我的兒子離開我，我不忍讓我的兒子從我的身邊，從這安安穩穩的故鄉跑到人地生疏的番邦去。聽說‘生番’是很利害的，他們不會把他吃去了嗎。……還是勸他在故鄉耕種好，貧苦些有什麼要緊呢？……可是他需要一個老婆，因為沒有老婆，他的脾氣便變得這樣奇奇怪怪的。唉，要老婆，便得出錢。我們那裏來的給他討老婆的錢呢？……唉，怎麼辦呢？天老爺！……我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，我只在哭泣着。”

“不久，我的兒子便到番邦去了。唉，現在想起來，我那時候一定是發昏了。我不應該讓他去。唉，天王爺，讓一個兒子到番邦去好像是讓他到海裏面去一樣。雖然海裏面或者有了水晶宮，有了海龍

王的寶殿，有了奇奇怪怪的寶物，但到海裏面去的人物，回來是絕對不容易的事情啊！天王爺，我那時，一定是發昏，我更讓我的兒子到海裏面去，讓我的兒子去‘過番’了。我的兒子是個好兒子，但我却是他的一個糊塗的母親！唉，天王爺，我這樣地把我的兒子丟進大海裏去了！”金章老姆越說越傷心，禁不住捲起她的破舊的藍布衫的衣袖在拭着她的老淚。碰到好運氣的時候，那個聽她說故事的人客也會陪着她傷心一陣呢。

“那一回，”金章老姆眼光不定地在四望着，像老母鷄在尋覓她的遺失了的雞雛的神氣一樣。“我恰好賣了十來隻豬仔，我把所有的錢統放在一隻破舊的衣櫃裏。我的兒子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兒子，他平時雖然知道我的錢放在那裏；但他一點也不會把牠們‘拿歪’的。他一向的品格是再好沒有的哩。……可是，這一回可出了花樣了。他把我所有的錢全部都帶跑了。不過，他終究是個誠實的孩